

第二话 二年后

翻译：° 御船流子（路人女主的养成方法贴吧）

原帖：<https://tieba.baidu.com/p/6321735591>

“哟~~~~~伦也！终~~~~于找到你了！”

“喜彦…？”

新年来临，当我想着大学的寒假也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来临的三连休的最后一天。
……总之就是，成人礼。

“是啊，我是喜彦啊！先不说动画一期二期都有登场，剧场版还被你华丽地无视的你的基友上乡喜彦啊！你难道不会忘了吧？！”

“不是，当然记得啊…但是，因为你这家伙也变得更忙了，也很难叫你路人龙套了啊。”
就那样先不管这个和本篇完全没关系的对话，祝贺出生二十年的年轻人们的前途的活动会场之一私立丰之崎学园、就在刚才仪式结束、被招待的人们一个接一个的从校园里蜂拥而出，各处地方都在聊着几乎两年都没见过面的对话。

现在在这里的人物因为通过对话已经介绍过了，所以请允许我省略了。

“呀~话说回来真的好久不见了啊伦也。毕业以来都没见过了吧？咱俩都是老乡你倒是更多的联络我下呀”

“抱歉啊，各种事都很忙，而且…”

“那，结果现在，你和加藤同学还有泽村同学哪一位在交往呢？”

“这种问法实在令人讨厌啊”

“因为你这家伙啊，在高二的时候跟加藤同学明明跟夫妇一样、高三的时候又跟那个泽村英梨梨那么亲密”

“之前说过了吧。其实我跟英梨梨从小时候因为两家关系不错所以有交际（交往（雾））”

现在，因为高三的时候在教室里的那些描写剧场版里全部都被剪掉了，如果去参考八卷-十三卷的话应该会有帮助。

“只是单纯的社团伙伴啦…至少那个时候是”

“这样说来，仪式开始之前我看到盛装打扮的泽村同学了呢。虽然被一群男的围住连靠近都做不到。”

“嘛，毕竟那个金毛在哪都比较显眼”

“不过没有看到加藤同学”

“难道说阿卡林属性还在吗”

“所以，你这家伙和她俩说过话了吗？就算每天都见面，如果不去夸奖一下她们的和服盛装打扮肯定会被记仇吧”

“不啊、我也是刚才开始就在找了…”

※

※

※

“那，那个，英梨梨……”

“模特是不会动的！惠！”

“穿着和服画的话，袖子不会被画画工具弄脏吗？”

然后，伦也正在寻找的这两个人…加藤惠和英梨梨，就在离他几十米的地方。

“所以说了根本没有换衣服的时间啊。在傍晚的同学会之前不完成这个就不行啊。”

“内~个，所以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这不是没办法吗，明明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盛装出席，只能以手机相机的程度存留下来的话你觉得我会原谅吗！”

“你的那个主张我很高兴、但是在成人礼之前突然讲出来，好不容易的仪式还要被放置

这种我总感觉不太妥当啊”

那个地方是，英梨梨高中时代经常在的美术室的里面的第二美术准备室。

高中时代、不只是作为人气插画师，还身为丰之崎学院美术部的王牌而出名的英梨梨独占的那个房间、即使现在也有她的作品和画画工具等等当时的很多的留恋的东西都保存了下来。

所以说英梨梨一进入美术室就习惯性地立起画布，让惠坐到对面、两人的关系回到了高中时代。

问题就是这可是两个人难得的几乎和成人礼仪式同时的展现盛装的舞台。

“嘛、先不说那个、恭喜彼此成人！这样一来烟酒都解禁啦！”

“内个、严格地说我虽然是已经过 20 岁了，但是英梨梨是三月才过吧？”

“嘛、惠的场合的话、之前十八岁的时候更重要的一个东西也解禁了呢”

“诶……”

“选举。结果到最后我还是没去成呢”

“……”

“……难道说惠你想歪了？”

“我在想选举权从 20 岁变到 18 岁和我们过了十八岁哪个比较早”

“明明只是两年前的事？”

“原作开始时间和动画开始时间和现实生活的真实时间以哪个为基准比较好啊这点很茫然”

顺便一说以原作开始时间（2012 年）为基准的话，剧场版最后的彩蛋时间就是 2019 年（**破案了真就七年后啊，怕是对应第七周特典小说？），这样的话这或许也是一个大家差不多都可以接受的结局。

“所，所以说英梨梨大学那方面怎么样？好像是多多良美大学呢？”

“那种基本不咋去哦。说到底入学考试的记忆都没有了”

“……内个，那个不是不能说的东西吗”

“就算你那样说，工作那边快忙死了……红坂朱音也是町田小姐也是完全不留情啊”
先不说、嘛、姑且不论那种事…

英梨梨什么都没说就把惠带进美术室画她的盛装姿态，当然她有别的理由。

于是那个英梨梨的提案、惠也是，以同样的理由顺手帮了她一下。

“都电影化了呢。英梨梨和霞之丘前辈的作品…”

“嘛，虽然和真人版那边基本上没关系、但是这次的动画版，我要从设计开始给他安排的妥妥的”

“今天、在这里的大家都不知道呢…英梨梨就是那个《フィールズクロニクル 13》和《给全世界最重要的，不属于我的你》的柏木英里这件事。”

“如果被知道了那还了得…就是没被知道今天一天都被多少男人来搭话了”

“还是和以前一样人气呢，英梨梨”

“惠不也是一样挺有人气的。被十个人以上搭话了吧？”

“我的话，应该是大家都觉得我看起来难度比较低吧 ”

“不对不对，高中时代开始你就有很多隐藏粉丝哦，惠”

“是那样吗？那个时候基本没怎么被男生们搭话过”

“因为一直有个奇怪的玩意跟在身边，所以谁都没法靠近吧”

“啊~啊”

“…”

“…”

因为我觉得通过画布，两个人就可以毫无隔阂的聊天了。
和以前一样，面对惠可以做一个有点骄傲的自己。
和以前一样，面对英梨梨可以做一个有点被压制的感觉的自己。
如果不那样做的话，这两人互相该讲什么话都不清楚了。

“毕业典礼，以来呢”

“…嗯”

两个人像这样清楚地面对面其实已经是两年以来没有了。

过去曾经缔结过亲友的盟约，绝交一次，但是又重归于好，而且羁绊应该变得更加深的
两人…

“伦也，最近怎么样？”

“唔，嗯…一直就那样”

但是那个时候，这两个人心底互相还抱着一些不能让出的东西。

所以说那件事也包含在内，最后两年前那个时候得出的结论…

“有好好地，在相处吗？”

“m，嘛、一般，吧”

名为亲友的称呼和互相之间的认知就还是那样。

形成了只有一点，但是很难越过的距离。

惠，只要在这种人生留下回忆的非常重要的活动上，肯定会给英梨梨发消息。

新年、生日、新作发表、作品发售日、电影化决定、然后新的新年、生日……

英梨梨也是，对于惠那些发来的消息，感谢的话语和自己的热情加起来的回信也是一次都没少。

但是英梨梨的回信的话，说好听点就是单纯简单，说难听点就是无情冷淡。

惠的消息也是，讲好听点就是拘谨谦让，讲难听点就是绝对不会踏进一步（过度谦让）。

两人见面的约定也好，《blessing software》的新老成员见面的约束也好，当然，把伦也也掺进来三人见面的约定也好，无论哪一个都没有提案出来。

而且，惠偶然一次也犯了一个也不管看到了英梨梨，不去搭话隐藏起来这个致命的错误。
……嘛一大早就从伦也的家里出来、说没办法也确实是没办法。

所以说又一次两个人之间的难以测量的微妙距离感……

“倦，倦怠期，还没来吗（这里指情侣之间那个）”

“那，那个啊…还没来”

“没有积存什么不满的情绪吗？”

“都说了没有”

“真的吗？如果有想抱怨的话不用客气的说出来也可以…”

“所以说没有真的没有”

所以说《做出一个讨厌的样子，那种小姑（配偶的姐姐或者妹妹）一样的讲话方式可以停止吗》之类的吐槽虽然想到了但是没从嘴里说出来。

“这，这样啊，原来你们进展的那么顺利啊……”

“内，内个，不至于说到这种…”

“那果然是没有顺利的进展吧？！想抱怨的话”

“没有哦。没有想抱怨”

于是《还是那样拘谨客气，毕竟本性那么固执》这种想法也，想到了但是没有说出来。

“啊，但是……有一个可能会想要抱怨的事情”

“什，什么？什么？”

“最近，伦也君，逃…讲义、经常逃课哦。一到考试前，就会拜托我要我去年的笔记”

“那，那难道说是中途退学危机？理由是怠倦期的花心？沉浸在了新女人的怀里别说大学了惠的身边都不回去了？！”

“所以说不是那样啦完全不对。话说你真喜欢倦怠期呢英梨梨”

于是二人开始以一个互相接近的反应，抱着因为越来越接近的危机感持续互相试探着对方。

“（伦也）和波岛君两个人，做了各种事”

“和波岛？！那，那个，难，难道说是…”

“都说了不对了没有什么多样性关系”

“那，是啥啊？别让我抱有奇怪的期待啊！”

“好像是去各种各样的地方，见了各种各样的人。还有别擅自就抱有奇怪的期待”

“各种各样的人是指？”

“税务师啊，认识的经营者啊之类…一边听他们讲的话，一边顺便和他们讨论啊这样的”

“那个，也就是说…”

“嗯，已经瞄准了商业化了…《blessing software》”

“…惠觉得，可以吗？”

一时间，放下笔闭着嘴，看着自嘲表情的惠的英梨梨，这边也是哭笑加上一口叹气，然后继续开始了谈话和画画。

“再怎么，能不能更认真点地来大学呢。那个的话，支援我虽然会做啦，但是本人没有那个意愿的话，这样下去不是要留级吗…”

“不是那边啦，是商业化这边…按照这个发展下去，你肯定也会被卷进来吧？”

“嘛，有点被副社长要求的感受呢。像波岛君一直“哎呀，我对名声头衔没什么兴趣呀”这样装模作样”

“我事先说好啊，这可不是那么简单天真的业界哦？说到底只是因为评价还不错的原因，明明没有实力只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天真的家伙们一个接一个的蜂拥而至，结果转眼间梦想破灭，背着一身债连夜逃跑，留心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别的公司直接就翻身了，业界就是这种地方啊。先不说要给有关部门道歉，然后清算完债金再好好做啊你这 XXXX(脏话)”

“那个，最后的地方倒是听着像是比较天真的业界…”

还有没付的报酬什么的也好好付了之后才能重返业界啥的但是本质不是那边我就省略了。没有那么生气所以你倒是打个招呼什么的啊你这 XXXX。

“要逃走还是要倒闭、危险的事情这个本质还是没有变…这已经不是过家家了不是吗？”

“是这样，呢”

“像惠这样普通的女孩子还没做好觉悟就被卷进去的话…”

“所以说，这点我想抱怨一下啦。反正说了就不会停止下来的”

“啊…”

那个瞬间，惠的表情，变了。

那个表情是如果说从写生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喂！别那样改变表情啊！”这样发怒级别的戏剧性的。

“伦也君他，只想着，能追上英梨梨的脚步啊…”

于是《为什么不从开始就给我摆那张脸啊》这样叹息程度的，魅力的。

“诗羽也，是吧？”

“嘛，现在不在这里的人也包含进去的话，或许也会变成那样”

那是，有点放弃的、固执的、怨恨的、高兴的地在说道。

“但是，伦也君最早的冲动，就是因为英梨梨哦”

有点嫉妒的、叹息地、讽刺地，自豪地在说道。

“因为，英梨梨你才是，让他变成宅男的理由啊。”

“准确来讲，是我的爸爸和妈妈，哦”

“而且，第一个朋友，第一次绝交，然后，第一次的…”（盲猜初恋）

“惠……”

自己承受那样复杂的感情……

英梨梨，被那么大的觉悟，压倒了。

“伦也君，既然把英梨梨作为对手，那就肯定会特别认真在意。还有，既然把英梨梨作为对手，那就无法冷静下来。”

“输了也会不甘，赢了也会懊悔。赢了虽然会高兴，输了也会释然”

“如果英梨梨的梦想破灭了的话，他会比自己梦碎的时候更加失落”

“还有，如果英梨梨有了什么事的话，肯定会放下我啊什么的赶过去。像三年前（b6 话）做的一样，呢”

“赢家的从容？”

“这个呢，可是比英梨梨你想的还要严重的事态哦？”

在英梨梨的面前，惠的表情又改变了。

“…好歹我也是伦也君的恋人，呢”

对着那个狠狠瞪着自己的充满怨恨的水灵灵的表情说道。

“你还真的，是个执念很深的女人啊。就是所谓的那个正妻吗？”

“不做评论”

“我先说好啊惠，能压制这样特别的我的你，非常奇怪哦？”

于是英梨梨也，一边注意到了自己上套的表情，一边面对了惠的攻击开始了迎击。

“我有理由，有历史，有契机，什么都有。那家伙不管有多么笨蛋无聊没用，我都有去补足那些的命运。”

“但是惠，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小时候你没见过像天使一样可爱的那家伙，明明只知道高中的时候腐掉的恶心宅的他，为什么就喜欢上他了？”

“那，那个啊，那个…去问霞之前辈不就好了吗？”

“嗯，你果然，是比诗羽还要奇怪的家伙。因为，和那家伙不同，你和伦也的兴趣爱好，甚至人生的方向什么都不同。

”明明那样，那个不看现实只顾追梦的宅男，你还还要在意到什么时候啊？”

那几秒的，两人的对话…

如果是游戏的话，绝对会伴随着画面晃动加上一些火光闪电特效。

但是这场对决放到屏幕外的话跟那些激烈的内容却恰恰相反，只是平静地进行着对话。

“……因为是女主角（女朋友）”

结果最后，以这个句子强行收场。

“所以说没办法，一直在身边观察他啊…如果失败了，不赶紧给他找一个比较现实的妥协办法就不行。”

“真的，明明没有要刹车的意思…”

“诶~，没有那种事哦~”

“很久没有听过了啊。你那种完全没有诚意的讲话方式。”

于是之后，这两人又确实再次缩短距离，形成了一个比至今为止关系更好然后关系最不好的关系。

“果然，不好好监视你们的事就不行呢”

“彼此彼此，呢”

“为你们的公司不会轻易的倒闭祈祷”

“为英梨梨不会突然失败祈祷”

“看在我（a ta shi）的精神健康上，没办法”

“看在我（wa ta shi）的精神健康上，没办法”

“至少，不确定下一年能不能见面两次？”

“那样的话，就是我们互相的生日，对吧？”

“是生日的第二天哦”

“9月24日和，3月21日？”

“对对，因为生日当天，你要和伦也一起过吧？”

“英梨梨呢？”

“我就不需要你操心了，问题是眼下的诗羽”

就这样两个人缔结了从今往后也要维持亲友关系的誓约。

从不远不近的地方，用不强也不弱的视线盯着。

有爱和，担心和，憧憬和，嫉妒，相互抱着那样复杂的感情…

“…完成啦！”

于是，互相在胸中缔结那个盟约之后，英梨梨的画笔终于停下了。

刚画好的画布用两手取下来，洋洋得意地转向惠那面。

于是惠被英梨梨那个得意满满地行为所压制，一直盯着自己的肖像画看的入迷…

“……诶”

惠回给了她一个无法形容的微妙的反应。

“那，那个，英梨梨…？”

“哎呀，终于完成了啊~目前为止我的最强杰作~”

“稍微等等稍微等等英梨梨。为什么这个画是半脱状态的？”

“很棒吧这个构图！胸口的汗的描写啊，从衣服下摆角度看到的里面穿的长衬衣的白色程度啊，小腿肚的娇艳程度啊，布袜子里面的脚心啊什么的！”

“虽然和我做的 Pose 完全不同。话说内衣什么的都没有给你看为什么还被画出来了？还有这个大腿地方往下滴的白色液体是什么？”

“哎呀~最近光接了一堆一般向的商业作品，基本上很难画这种啦，终于好好地释放了压力~”

“这个完全是事后…不对是事故（两者发音很像，事后 jigo 事故 jiko）了啊？你画了个什么东西啊？”

“诶？因为，这种的伦也会高兴吧？”

“诶？什么这不是给我的而是给伦也君的礼物？”

“诶？惠，自己收到这个的话会很高兴吗？”

“我觉得你会给我画一个我收到后很高兴的东西”

“啊咧？认知不同？这个交给伦也的话不行吗？明明如果给他看了，他可能会说让你在现实中再现这个场景哦？”

“你能不能做点让我这边高兴的事啊英梨梨”

“嗯~没办法呢。毕竟这么难得，那就把这个放到随便哪里的展览会吧…”

“如果非要给别人看的话，仅限伦也君。”

“…就是说你这种地方啊惠 “
(了)